

湘江头条

三月三读诗：

春风不改旧时波

曾冬

编者按

三月三，古称上巳节，是中国最富诗意的传统佳节之一。这一节日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水边祓禊习俗，魏晋以后，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。暮春三月，天气和暖，风物清嘉，古时文人雅士常于此日雅集宴饮，寄情笔墨。春日迟迟，宜读诗，不负人间好风光。



《摹张萱魏夫人游春图卷》北宋
绢本设色 51.8cm x 148cm
辽宁省博物馆藏

多年后，时光已到开元年间，宦游之余，暂居鄂渚的诗人常建，在三月初三的早晨，去寻访春天和友人李九的村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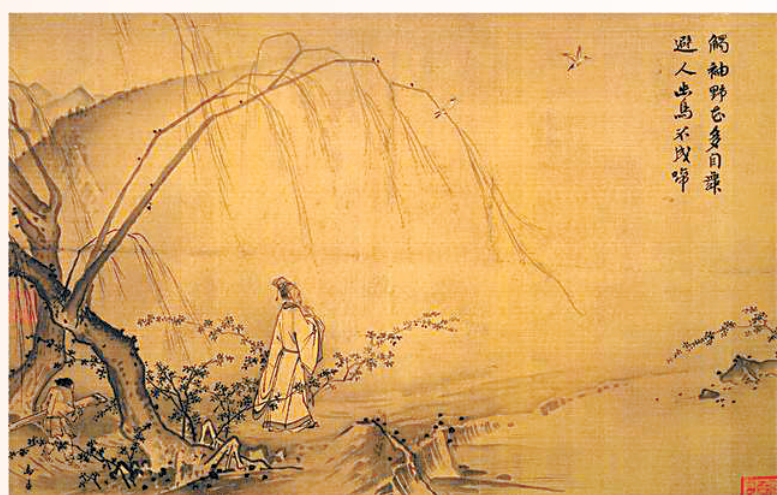
雨歇杨林东渡头，
永和三日荡轻舟。
故人家在桃花岸，
直到门前溪水流。

——《三日寻李九庄》

那是哪一条江，已无从查考。只知道细雨过后，东渡口掩映在一片青翠的杨柳中。柳叶尖尖上，挂满透明的雨水。树后的风，摇落了柳条上

的水珠。

常建跳上小舟，轻启短棹，往李九家赶去。这一天，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。极目远眺，一线隐隐约约的青山，在远方脱掉了朦胧的岚霭；两岸郁郁葱葱的杨柳，漫向了春天深处。“永和三日”，常建将眼前的小溪与王羲之的兰亭重合在一起。时间折叠，连通了空间——一千多年前的曲水，流到了他的脚下。遥想当年山阴兰亭之集，挥毫会友，曲水流觞，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。诗人不由想：那些欢乐畅怀



《山径春行图》南宋 马远 绢本设色 27.4cm x 43.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那一年，是上元二年。三月初三，诗人王勃从兰亭向东，溯曹娥江而上，便至云门山。此时的他，站在献之山亭上，鸟瞰着云门山水。风从尚未散尽的薄雾中出来，掀起他长长的青衫。他有些恍惚，仿佛今天就是永和九年的三月初三，那个被后人无数次临摹、传颂和追忆的日子。

王勃手握金觥，一饮而尽。他身边的文朋逸士中，正有王羲之的后裔王珣。修禊之余，他们复刻了“一觴一咏”的游戏。羽觞随波，酒是新的，阳光是新的，诗也是新的。微醺之际，王勃文思泉涌，缓缓铺开鱼子笺，挥毫写下了《三月上巳祓禊序》。

云门春色，跃然纸上。
迟迟风景，出没媚于郊原；
片片仙云，远近生于林薄。
迟迟，是“暮春三月”的缠绵暖意，也是舒缓的时光流淌。郊原的风景，在光影交错中若隐若现，时出时没，宛如妩媚的女子，半遮面纱，含蓄而娇羞。而片片轻烟般的云霞，缭绕于林梢与峦岫之间，忽远忽近，舒卷自如。春光云影共徘徊，缥缈如梦，恍若仙境与人间。

杂花生发，非止桃蹊；
群鸟乱飞，有逾鸢谷。
有名的没名的花朵，或红或紫，或白或黄，在润边、石罅竞相怒放，争奇斗艳。花香如海，岂限于一溪一径？陶渊明笔下那片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，在此也不过是春之一隅。远处，群鸟纵逸，鸣声上下，或掠水而去，或穿林而过，即使传说中鸚鵡聚集的山谷，也难逾这无拘无束的春日交响。

云门，只有云门，可以深藏如此幽美的秘境和如此盛大的春天。
他乡易感，增凄恻于兹辰；
羁客何情，更欢娱于此日。
王勃的酒杯一举再举，欢与悲在心中交织。或许他想起了长安的一些人，一些事，又或许想起了远在交趾郡（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河流域）的父亲。

云门修禊，是王勃眼中的三月三。那一年，王勃二十五岁。一年半后，他溺水而亡。这篇序，成了他留给春天的绝唱。

天宝十二载(753年)，春风从江南渡过秦岭，停在了繁华的京城长安。三月初三，杜甫站在曲江池畔，他看花，看水，看丽人。

他写下了《丽人行》：

三月三日天气新，
长安水边多丽人。
态浓意远淑且真，
肌理细腻骨丰匀。
绣罗衣裳照暮春，
蹙金孔雀银麒麟。

唐乾元二年(759年)，三月初三，长安的一家客栈。等待铨选的张志和孤身端坐于书桌前，看阳光一点点地移到了家书上。他有点惆怅，安史之乱的烽烟已燃四年，不知何时才能平息。如今，只能在他乡遥想故园的禊事。

黄河西绕郡城流，
上巳已无祓禊游。
为忆潞江春色色，
更无宵梦向吴洲。

——《上巳日忆江南禊事》

黄河西绕，郡城萧瑟。战乱中的北方，哪有曲水流觞的雅集？上巳

这是三月三最盛大的画面。天气新晴，春光明媚，白云浮于天际，柳条缀满新绿；长安水边来来往往的贵族女性，花枝招展，裙裾轻扬；她们妆容浓淡相宜，神态娴静高雅，肌肤细腻丰润，体态匀称丰满；她们纷纷换上了新衣裳，缕花线罗在暮春的风光里光彩照人——金丝绣的孔雀、银丝刺的麒麟，映衬出富贵雍容。杜甫看到了最美的美人，最美的

节，这个本该被禊游的日子，却只剩下一座空城，和一江乱流的浊水；往年热闹的上巳佳节，今年想必不会在这黄水边举行了。

张志和不由得想起故乡的春天，那细雨，那阳光，那满坡的草，那漫山的花，只能在梦中，随潞江一川春水，漂向吴洲——那里有他记忆中的江南，有小桥流水，有桃花夹岸，有不回世事的渔歌。潞江的春水是什么颜色？或许有两岸青山的绿，有夹岸桃花的粉，有逐水渔舟的褐。这些颜色，沉淀在诗人心底，发酵成一腔越来越浓的乡愁。

褙随风。春衫与春光相映，人间的闲适惬意，不过如此。没有觥筹交错的喧嚣，只有独得其乐的悠然，只有诗人卸下尘俗后的恬淡心境。

阶前池面胜看镜，
户映花丛当下帘。
指点楼南玩新月，
一池春水紧邻堂前石阶，静水微澜，清亮如镜。俯身望去，天光云影，游鱼落红，还有舞动的身姿，在这池水中流转不息。繁花丛里，花枝横斜，映在门庭之上，更添一层朦胧之美。待到暮色初临，新月缓缓爬上

的情景，会在今天重现吗？小舟终于随波光潋滟的溪水，缓缓悠悠地流到了老友家的门前。岸边，一树盛开的桃花，在阳光下一瓣一瓣展开了所有的美丽。

常建在诗中写了写祓禊的仪式，没有写流觞的酒杯，只有一人、一舟、一棹、一溪、一友，以及一树繁花。

这是盛唐时一个生机勃勃的春日，简单，安静，充满温情。常建把这一日走进诗里，让千年后的我们，依然闻到了飘来的酒香和花香，听到了几声纯净的鸟鸣。

春天，似乎还有最美的长安。然而，杜甫正漂泊京城，展才无官，养家无禄。

杜甫的目光是复杂的，他看到了繁华背后的隐忧。

犀箸厌久未下，
鸾刀缕切空纷纶。
这是他的想象，或是在市井的听闻，魏国夫人和秦国夫人，捏着犀牛角雕就的筷子久久不动，厨师们快刀细切，结果空忙了一场。

萧萧哀吟感鬼神，
宾从杂遝实要津。

从权臣的跋扈和骄横中，这春游的锦绣画卷，成为天宝末年政治腐败的证词。

烟花雪落覆白蘋，
青鸟飞去衔红巾。

烟花如雪，是春的尾声；白蘋初生，是生命的轮回。青鸟衔着红巾飞过水面，那是爱情的信物，是节日的游戏。这一天，杜甫没有听到春天的心跳，离乱的马蹄声仿佛已隐隐传来。此后不过数年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长安倾覆，苍生流离，他更落入困顿的境地，只能“日食太仓五升米”，在饥寒中见证大唐由盛转衰。

曲江的春，是“照暮春”的春，是锦绣堆成的春，是盛世最后的华章。

乱世流离，宦海浮沉，让他心生归意。这位早年便已登朝为官、年少得志的才子，终于在世事辗转中决绝转身，入江湖归隐。此后扁舟一叶，垂纶自乐，将半生功名尽付烟波。

西塞山前白鹭飞，
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青箬笠，绿蓑衣，
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——《渔歌子·西塞山前白鹭飞》
江南烟雨里，多了一位自号“烟波钓徒”的隐士。这是上巳修禊、临水寄怀的余韵，山水入梦，他终又把梦活成了日常。

了楼南一角，有美人轻卷帘窗，倚窗而立，素手轻抬，指点一弯初月，喃喃而语。

这是白居易的《三月三日》——
一盏淡酒，一支柘枝，一弯新月，一双素手，便在寻常烟火里，晕染出安然的人间诗意。

风过流年，春深上巳。多少年后的三月初三，我在湘江边寻找这些诗句的遗迹。没有献之山亭，没有桃花岸，没有曲江池，没有潞江春水，没有履道坊画堂——只有一江春风，将千年前的上巳，吹成我手中的这一页。

绘本奶奶蔡皋，画出了世界童心

付怡冰



蔡皋。(资料图)

4月13日，2026年“国际安徒生奖”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幕，湖南绘本画家蔡皋获得插画金奖，为中国首位获得该奖的插画家。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(IBBY)于1956年设立，每两年评选一次，被誉为“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”，是全球儿童文学与插画领域的终身成就奖，一生仅能授予一次，其权威性与影响力享誉全球。2016年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荣获国际安徒生作家奖。

早在1993年，时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美术编辑的蔡皋，在业余时间创作的《荒原狐精》(后更名为《宝儿》)，就获得了第14届布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“金苹果奖”。

然而，彼时中国童书出版的“黄金期”尚未到来。图画书以画为主，用纸讲究、成本居高，是童书市场上的“奢侈品”，在图书出版中处于边缘位置。此外，大多数人对于图画书的理解尚停留在“带有图画的书”的粗浅理解上，消费者接受度较低。因此，无论在市场反馈还是普遍认知上，图画书都存在局限，其发展饱受束缚。

蔡皋依然孜孜不倦地充当这一领域的拓荒者。

2001年，蔡皋与“日本图画书之父”松居直合作的《桃花源的故事》在日本出版，并入选日本小学生教材。

长期以来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，蔡皋本人并不在意外界的纷扰，她默默耕耘着自己的园地，用画笔勾勒出心中的“桃花源”。

《百鸟羽衣》《出生的故事》《火城1938》《月亮走我也走》《不能没有》……在不同的图画书里，她尝试着用水墨、水粉、彩铅、黑白素描等不用技法，“把最好的给童年”。

在得知自己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后，她动情又谦逊地感慨道：“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，而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。”作为中国图画书的拓荒者，她体验过寂寞与冷清，也深知中国绘本人的不易。于她而言，获得国际安徒生奖，是图画书被人们看见，中国图画书被世界发现，而不仅是属于她个人的荣誉。

二

绘画是讲究留白与背景的艺术，一个人的童年是其人生最初的底色。蔡皋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，在古朴的麻石小巷长大，外婆言传身教的生活方式、有声有色的童谣滋养着她的童年。跟外婆去戏台看戏后画戏人是蔡皋绘画的起始，她那些自发的、随处涂抹的画作，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邻居的包容。而这份爱与欢喜，为她的生命涂抹上温暖的色调，注入了内在的底气。

蔡皋成年后在乡村做过多年小学教师。乡村生活，让她的作品洋溢着民间艺术的气息。她曾言：“如果没有那段生活就没有我的绘本，那段生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艺术创作里，带着我对自然的敬意和对农耕文化的亲切感。”

在取材上，她多取材取自中国民间故事，并基于儿童认知进行删改与再



《桃花源的故事》(局部)

创造。在绘画技巧上，尤其是配色上，继承了民间色彩的高饱和度配色，又汲取了文人画的冲淡含蓄之美，使其画作既有绚烂之美，又有沉静淡雅之气，亦不乏自我的表达。最重要的，则是民间文化中的自由包容、怡然自得、苦中作乐等精神塑造了蔡皋的生命观，她说：“生活是一万个值得”。

蔡皋称儿童为“小先生”，体现出蔡皋对于儿童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喜爱。儿童的心性与眼光无疑是蔡皋最为推崇的，也是与她的精神极度契合的。

李贽言：“童心者，绝假纯真也。”天真稚拙的童心，无功利心的纯粹，在蔡皋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。她享受绘画的过程而非结果，对世界总是充满好奇心，真诚率性的生活态度，与儿童的心性有着天然的相通。

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。蔡皋的文与画同样大巧若拙，内蕴哲思。

她在《人间任天真》中写道：“简朴也是大好，因为彼时(古人)生存环境素朴，人素朴，做的事就真朴之气。现代人在这事上不可企及。”儿童看似幼稚，其实最为敏感，他们最讨厌成人的作假，厌恶成人站在制高点的姿态去哄他、应付他。蔡皋的绘本贴近童心，但不讨好儿童；她为儿童创作，也为自我自发创作。

当下童书市场鱼龙混杂，图书质量良莠不齐，出现了滥用AI、粗制滥造的儿童读物。面对AI的来势汹汹，蔡皋还是保留着拓荒者的执着，对创作持有坚定的信心：“所有创作都离不开人。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年代，也是人的世界。人的能动性是永远的，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。AI能复制你微妙的家乡的情绪吗？能复制你的心跳吗？它能限制你的创造力吗？机器会合成，会模仿，但它们是文字转化而来的。不要怀疑人。”

图书出版版利无可厚非，但儿童文学自有其特殊性。蔡皋的获奖让人们的眼光再一次聚焦到儿童文学这一文学门类上来。她的坚定，为我们扫开了许多浮躁。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强调——儿童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，它们是儿童培根铸魂，为人生打底子的文学。著名儿童文学家汤素兰曾说：“优秀的儿童文学就像一棵树，要向下扎根，不仅要深入儿童的生活与心灵，也要汲取民族文化与人类情感的养分，为儿童寻找生命的精神源泉；同时又要向上生长，伸展向思想的高度与审美的天空，拓展儿童文学的艺术境界。”

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同样也能给予成人力量，正如蔡皋老师所写：“愿天下真诚真实地生活着的人们如同他们的小儿女——所有天真的孩童一样，是人间不败的花朵！”

(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)